

銀色天鵝

黛博拉·馬汀◎原著

徐蘭心◎譯



Silver

by Deborah Martin

浪漫經典441

林白出版

銀色天鵝

Silver Deceptions

原著者：Deborah Martin

黛博拉・馬汀

譯者：徐蘭心



浪漫經典之 441

銀色天鵝

Silver Deceptions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7 · 3 月

原 著：Deborah Martin

譯 者：徐蘭心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

傳真：(02)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 200元

初版：八十六年三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6-325-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 加冷布丁路# 06-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銀色天鵝

Silver Deceptions

原著者：Deborah Martin

黛博拉・馬汀

譯者：徐蘭



原著書名／ **Silver Deceptions**

by Deborah Martin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Deborah Martin Gonzales, 1994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opaz, an imprint of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7,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 441

銀色天鵝

Silver Deceptions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7 · 3 月

原 著：Deborah Martin

譯 者：徐蘭心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

傳真：(02)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

發行字號：局版台

排版者：普辰電

地址：臺北市濟南

定價：新台幣 200 元

初版：八十六年

國際書碼：ISBN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 加冷布丁路# 06-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危險任務……大膽激情

喜愛戴貝兒的觀衆叫她「銀色天鵝」，她是倫敦劇院的新進女演員，充滿神秘。她以誘人的放蕩掩飾自己的純潔清白，她扮演的交際花角色只是她小心計劃的偽裝，想要藉此找到那名多年前令她母親懷了她又拋棄她母親的貴族。

現在她的直覺警告自己要提防器宇軒昂、口才流利的漢普敦侯爵簡凱霖，他以吻和承諾爲餌，被派來打探貝兒的秘密。他倆鬥嘴鬥智，跳起部分事實和譏諷交織的舞步。他們棋逢對手，但不久兩人便渴望一夜激情。當貝兒復仇的長征令她踏入奸詐邪惡的陷阱中，她知道自己必須完全相信這個她既無法信任又無法抗拒的男人……雖然這意味著放棄舊有的忠誠，誓言向永恆的愛効忠。



「死亡本身不算什麼；
但是我們害怕，
因為我們不知它是什麼，
也不知它在何處。」

——約翰·德勒斯登
Aureng-Zebe 第四幕 第一景

1

一六六七年五月 英國 諾伍德

飽含雨水的烏雲盤旋在諾伍德廣場的上空，彷彿在等待決定性的一刻傾出重負。寒風將空氣鞭笞成渦流，吸盡其暖意。髒污的雪泥濺在堅硬荒涼的地面四周，這是執行絞刑的完美日子。

戴貝兒用羊毛斗篷將苗條的身軀裹得更緊，拉起連帽兜蓋住濃密烏黑的頭髮。過去三星期來她的胃在紊亂的情緒中翻攪，她在人群中寸步前移，儘量不引起別人注意。

她告訴自己要慢點，她鈎藍色的雙眸掃視周遭，確定沒人注意到她。如果她一次前進一

點，到絞刑開始時，她可以到達刑台前方。不久她就發現自己根本不用擔心，等她在靠近絞刑台的地方站定位置，看到車子出現的群眾已經呈現病態的狂喜，幾乎沒有人注意她。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刑完我去爲母親收屍時，他們會注意到我。

沒有人料到貝兒會去看母親的絞刑，她告訴郡長，會派名男子去收屍，因為怕親眼目睹受不了。在軟弱時分，她也曾對母親發誓在行刑的日子，會將自己緊鎖在莊園裡。

她那麼說是有理由的——是要困惑郡長和其他人，如此當她哭著出面收屍時，他們會因震驚而減低警覺心。她努力吸氣，那一部分她不用偽裝。

如果幸運，她的僕人吳雪麗會在人群中製造騷亂，當貝兒和雪麗的父親理查在行刑完立即將絞她母親的繩索割斷時，就不會有人注意到。貝兒拍拍斗篷下的隆起，很好，刀子仍安然縛在腰際。他們的行動得快，才能及時將屍體運到外科醫生家，她必須相信他會成功，不然她會發瘋。

可惜她無法憑恃平時處理生活中痛苦的方法——演戲與想像。在其他的情形下，她會在心中將自己重新塑造爲另一時代的另一個人，從頭到腳換上偽裝的服裝，給自己另一個名字，扮演遙遠時空的另一人。這戲法幫她走過許多打擊。

然而今天她逃不開，痛楚燒得太近、太新鮮，而且她還有任務要執行。

「我有壞消息。」貝兒肘邊有人低語。

她望向以肘推開埋怨人群、站到她身旁的大胸脯金髮女人，唇間吐出嘆息。雪麗終於來了，這位好脾氣的寡婦不像僕人，倒更像她的姊姊，她們相差不過五歲。然而此刻，雪麗看

來脾氣不好。

「什麼壞消息？」貝兒問。「發生了什麼事？」

「外科醫生不能收妳母親。」

貝兒臉色蒼白，驚惶之餘，她深呼吸穩住自己。「妳說不能收她是什麼意思？我能找到黃金都給他了，他發誓會盡力而為，他發過誓！」

雪麗漂亮的臉孔表情冷酷。「不是他的錯，某個游民把妳的計劃告訴郡長，郡長派了三個粗壯的士兵在醫生家等著，會叫妳將屍體直接送到墳場。」

貝兒的心向下沈。「那是我唯一能救她的機會，機會本來就已不大。」

她聽過有人絞刑後復活的事——如果脖子在行刑後未斷，有時人只是暫時失去知覺，還能存活。去年華湯姆的朋友偷偷將他絞刑後的屍體直接送到醫生那兒，經過暖身放血後復活。就她所知，華湯姆仍好好地活在倫敦，健康得跟匹馬一樣。

那個記憶支撐著她度過母親繫獄和審判的短暫時光，她早知道審判結果會處絞刑，畢竟她母親三個月前謀殺了她的父親——不，是繼父。

貝兒嚔回哭泣，沒人在意戴奧登曾毒打貝兒和他可憐的妻子菲比，或她們是否已無法再忍受奧登的殘酷；他們只在乎有人犯下極惡之罪。在他們眼中，鄉紳戴奧登在他妻子失去理智、將菜刀砍入他結實胸膛時，只不過是在給予叛逆的女兒一個適當的懲罰。

法官只會宣判絞死，以贏得小小法庭中擁擠人潮的歡呼。

想起那些歡呼，貝兒仍覺反胃，她拭去淚水。「她不能死，雪麗，我不能讓她死，若不

是爲了我——」

「別開始責怪自己，遲早都是這樣的結果，是他逼她的，至少妳母親還看到他死，也算安慰了。」

貝兒默默同意。她無法假裝愛她繼父，更不會希望母親不會殺他。她只但願母親不是當著別人面前那麼做。

她不容那些邪惡的思想佔據她心房。迷信的恐懼令她的前額在春風習習中仍冒出汗珠。求祿，上帝，我不是故意的，她祈禱，只要讓她活下去。如果祿將她從我身邊帶走，只怕我會有更多邪惡的心思。如果祿救她，我會……我會……

她要如何引誘上帝不看她母親的滔天大罪？也許如果她願終生服侍上帝，永遠棄絕叛逆的想法，就能掩蓋她過去的罪過、拯救母親？還是上帝認爲貝兒是沒有希望的？

鄉紳曾稱她爲「惡魔之子」，因爲她挨打時，一會兒哀嚎，一會兒又神色平靜，他曾說一個如此多變的女孩是非自然的。

她常怕他是對的。母親從不多變，她總是像聖人一樣，慫恿貝兒去道歉，以免遭他怒罵。母親的確在未料想到的憤怒下殺了他，但任何人在那種情形下都會做同樣的事。貝兒這樣告訴自己，母親不該被處死。

「我現在要怎麼辦？」貝兒氣息不勻，對雪麗低語。

雪麗一手輕柔地搭上女主人的手臂嘆息，貝兒在她棕色如鹿的雙眸中瞥見無望。雪麗向上望著刑台。「現在妳什麼也不能做了，至少妳讓她最後幾天過得可以忍受——送食物到監

獄，坐著與她交談，讀書給她聽。」雪麗眼睛轉暗。「我敢說她在獄中這幾個禮拜，過得要比跟妳父親在一起那些年要快樂。」

「我繼父。」貝兒更正。

「對，妳繼父。我還要花點時間才會習慣，其實我從未真的相信他是妳父親，再殘酷的人也不可能對像妳這樣臉孔甜蜜如天使的人下手。」

貝兒呻吟。「天使可以救她，雪麗，我不能。」希望的火花柔和了她的語調。「也許我們可以把她帶到妳父親的小屋，我們自己救活她。妳對藥物調配知道一點，我們可以——」一個站在貝兒旁邊的乾癟老太婆聽到她提高的聲音猛抬起頭，貝兒直覺地拉低兜帽掩面。卅女人盯了一會兒，聳個肩，又站回原來等待的姿勢。

雪麗靠近貝兒。「妳一定要保持安靜，要是警長發現妳在這兒，會造成騷動，那可不是我們要的。」她吸氣。「也別想自己可以令屍體起死回生，我從未對醫生救活她的能力有信心，也知道自己做不到。現在我們能做的只有逃離這邪惡的地方，不再看這罪惡之地，啓程前往倫敦。」

「不到最後我不離開。」貝兒打個寒噤，瞪著刑台上的橫木，繩子綁在正中間。「也許有奇蹟發生，也許上帝垂視，看到不義，祂會救她。我知道她殺了人，但上帝一定了解一個母親在看到小孩受威脅時會做出什麼事。」她嚥口水。「我的意思是，祂自己也是父親。」

「天助自助者，妳母親將自己放在別人幫助不到的地方。」雪麗說時不帶怨恨。「來吧，我們去倫敦。就像我前晚跟妳說的——我表妹在劇院工作，她會幫我們找個職位，她說劇

院裏滿是像我們這樣的女人。以妳這樣有教養的儀態，要找個職位很容易。」

「別擔心，我不久就會去倫敦。」貝兒引頸去看是否有人沿路過來。「不過不知妳是否該跟著我，妳在這兒找工作很容易，妳是本郡最好的廚師。」

「呸！我要到倫敦的舞台去碰運氣。妳該聽聽我表妹的故事。貴族爭搶女演員。她說稍有姿色的女人就可找到口袋有錢的公爵幫她安頓——」

貝兒僵硬地面對雪麗，雙眸閃出痛苦的火花。「這種事想都不要想！母親就是因為這種不正派的事才淪落至今天的下場。她要不是跟了個放蕩的貴族，也不會在有了小孩時被拋棄，她父母也不會逼她嫁給那鄉紳，過著地獄般的生活，終至犯下謀殺大罪！」

她幾乎要痛苦大叫。

「可憐的女主人。」雪麗輕撫貝兒的背。「離開吧，這不是傷心女子留下之地。」

貝兒還沒來得及回答，群眾擾攘突然升高，貝兒血液在耳內轟鳴，凝視著岔路口。

首先看到的是穿著黑貂袍昂首闊步的郡長，一個垂涎戴家土地的人，那模樣極其傲慢冷漠。她握緊拳頭，恨不得勒住他喉嚨，看著他雙眼恐懼地突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傲慢自負。他對一個遭丈夫輕蔑對待的女人沒有一絲同情心嗎？沒有，他就跟鄉紳一樣，見到任何軟弱跡象，就迫不及待去懲罰，好讓自己感覺更有威權。

他行進在行列之首，多肉的雙手握著權杖，新的灰色鬚曲假髮在他企圖表現尊嚴的步伐下振動，整個人像隻水腫的豬樣搖晃，大鼻孔在期待死亡的氣息下翕張。哦，她真想看到他被問吊！

不幸的是那永遠不會發生。他不久就要拍賣她繼父的土地。她繼父已將她和母親從遺囑上除名，他是早已猜到自己的結局，還是只是視之爲最後的勝利？

不管是哪一種情形，他都讓貝兒無法再在諾伍德待下去。她已二十一歲，沒有丈夫，繼父又拒絕給予分文嫁妝，一個沒有錢的未婚女子會成爲像諾伍德州長這一類人容易下手的目標。

她咬牙切齒。郡長繼另兩個傲慢無情的男人——貝兒的生父和戴奧登這兩名貴族後，完成了折磨她母親的輪迴。全都是畜生，她恨他們！

跟在郡長後面重步走的是兩名強壯的士兵，貝兒呻吟，郡長確實盡力不讓她拐跑母親的屍體。

突然，載著她母親的囚車晃入眼簾，沈重的手銬腳鐐鎖著她，美麗夾著銀絲的黑色頭髮被剪去，使她的表情更顯無助、困惑。她身穿貝兒帶去獄中給她的白袍，跪在搖晃的囚車裡，緊握雙手，閉著雙眼，默默祈禱。

「媽媽！」貝兒喊出，不由自主地向前。

雪麗緊拉貝兒手臂。「不，不，甜心。」她四下環顧，見周遭人群忙著叫嚷，沒人注意到貝兒的情感突發，稍覺寬心。「妳的自制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妳一定要保持安靜，他們都等著看妳焦躁起來，妳知道已有邪惡的謠言說是妳教唆妳母親謀殺他的。他們就等著把妳也送入牢中，別給那些混蛋機會。」

最後一句話中夾帶的怨恨給了貝兒勇氣，她讓那怨毒滲入她的靈魂，她需要這種怨恨的

力量來復仇。她會爲母親報仇，不是向全鎮的人，他們有些雖邪惡，但大多數都對她和母親不錯，只是沒有阻止事件發生的能力。

至於戴奧登，貝兒只有希望他此刻因其殘暴，在地獄中腐爛。不幸的是，她沒有選擇餘地，只能將他留給上帝來報復。

然而有一個男人可以被懲罰，那就是她毫無責任感、讓母親淪落如此下場的生父。母親說他姓梅，兩天前母親才跟她提到他，叫她從大鍵琴中她們藏東西的地方取出他的禮物——一只印章戒指，和一首簽署著「銀色天鵝」的詩，母親促她去找他尋求保護。

貝兒打起寒噤。他的保護？她寧可割去舌頭也不向他求助，她會找到他，但不會尋求幫助。

她挪挪肩頭粗糙的斗篷，想到她從不認識的父親……和她已經認識的。這些年來，她早該猜到奧登對她充滿敵意、恨意的原因。也許她不該全怪奧登，他是被她母親和母親家人騙了，以爲自己娶的是處女，不知自己的未婚妻已懷了孩子。

貝兒的母親躺在黑暗的囚室待死時才告訴她，奧登不要母親將秘密告訴任何人，如此他才可以永遠以此折磨她。

貝兒搓著冰冷的雙手哽咽，要是她早知道，也許她已經有所行動……帶著母親離開，爲她倆在外地創造新生活。

望著母親顫抖的身軀隨著囚車的振動搖晃，她思之苦澀。在這艱難的時代，沒有丈夫的女人幾乎無法維持生活，就算她可以在豪門大宅找到女侍的工作，母親也不是夠堅強到能熬